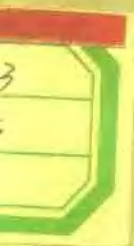


国防問題和社会民主党

卡尔·考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国防問題和社会民主党

卡尔·考茨基著

何疆、王隅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Karl Kautsky
WEHRFRAGE UND SOZIALDEMOKRATIE

Verlag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 Berlin, 1928

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一九二八年德文版译出

国防問題和社会民主党

(德)卡尔·考茨基著

何謙、王昌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3002·111 定價(七)0.41元

印數0,001—3,000

出版者說明

考茨基写过好几部关于战争问题的著作，这本《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写于一九二八年。他当时正开始写作后来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社会主义者和战争》一书，那是他最系统地阐述战争问题的洋洋六、七十万言的“巨著”，《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那部书的一个缩本，提纲挈领地也比较集中地表露了他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

考茨基在这本书里大肆宣扬他的“和平主义”谬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最完美的和平主义”这样的口号。并且断言，社会的发展只能是这个“最终目标”的“逐渐进化过程”，而一切革命的武装斗争都是违反他所谓的这个“规律”，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他看来，“极微小的冲突都会引起可怕的战争性的爆炸”，“而下一次战争有把整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诸城市夷为平地的危险，并且要使我们全部文化淹没在鲜血和泪水的海洋中”。

他诋毁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各被压迫民族，说它们是世界大战的煽动者、战争的制造者。他空谈以裁军消除战争，说必须以“自愿的”单方面的裁军来“促进”裁军的普遍化，说什么裁军可以造成“互相信任”的气氛，从而导致和平的保持。他鼓吹战败后被强制裁军和当时正在重新武装的德国是单方面裁军的“榜样”，说“德国的榜样构成了争取普遍裁军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有力的宣传”，“是对世界各国的和平朋友们的最重要的支持”。

考茨基既然根本不把战争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所谓的由于“互不信任”所引起的军备竞赛造成的灾祸，所以他在

国防問題上高談什么“要找到一种形式，它既能保护我們自己，而又不致令別人惶惶不安”。这种“形式”，照考茨基的說法，就是不要实行义务兵役制和民兵制，以免兵員过多，威胁別人，而是要建立“一支受議會控制的小型雇佣軍”；它可以成为“民主的堡垒”；同时在兵种方面，要裁减騎兵和海軍舰队，据說这些兵种是侵略性的，不是防御性的。他說这种“軍事制度最能实现裁軍从而保持和平”，这也就是他討論国防問題的目的。

像考茨基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他在这本书里也是旁征博引、多方比喻地闡述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同时篡改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以作为他的立論根据。而論述战争、国防这样极端尖銳的階級斗争問題，絕口不談階級，而且随处反对无产階級爭取社会主义的階級斗争、反对被压迫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反对世界革命，則正是考茨基的这类书的固有特点。

本书是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一九二八年德文版譯出的。

目 录

前言	1
一 问题的意义和困难	3
二 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	4
三 民主和內战	5
四 殖民政策	9
五 侵略战争和防御战争	11
六 帝国主义	16
七 制止战争	22
八 战争技术和战争政策	25
九 国际联盟	30
十 我們时代的战争根源	36
甲 民族主义	36
乙 法西斯主义	40
丙 軍备竞赛	50
十一 裁减軍备	57
十二 兵役制	61
十三 海軍舰队	73
十四 德国的历史任务	81
十五 結論	88

前 言

党执行局所設立的旨在审查国防問題的委员会，除要求其他同志外，还曾經要求我就目前正在德国热烈討論并且不久就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討論的这个問題提出意見。我并不希望有这种要求，因为一年以来我一直在撰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如果我現在就这一論題发表意見，那末我势必会在还没有詳尽論证的情况下就过早地提出我将要在那本业已开始撰写的較长篇的著作中加以詳細討論的諸論点。我宁願在党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就向同志們提出我的那本书。可惜这件事无法做到，因为那本书的历史論述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然而，由于建造装甲巡洋舰而引起的討論却使我感触良多，以致我对这次討論不能保持緘默，袖手旁观。

因此，尽管有上述的考虑，我还是决定滿足国防委员会的願望。我认为，我的那本书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多余的，即使它要到下届党代表大会以后才出版。不管代表大会的決議內容如何，它只会在涉及党在最近的实际目标的限度內作出討論的結論。关于我們在国防問題上的态度的理論根据的討論，还会繼續进行下去，因为它不單純是一个德国的問題，而是一个国际性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只有国际代表大会才能有最后发言权，——纵然完全不考虑这一点；即無論国际代表大会或全国代表大会永远都只能决定实际的爭执問題，永远也不能最終地杜絕有关科学認識分歧方面的研究和討論。如果我的书不成为別的，只成为对党代表大会決議的一篇評論的話，那末我当然会非常高兴的。

我的那本书以及目前这篇意见书都不仅考虑到德国的情况，而且还考虑到整个文明世界的情况。这两部著作都不仅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对象，而且还以社会主义国际为对象。

一 問題的意义和困难

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沒有任何其他問題像戰爭問題和备战問題那樣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引起了如此劇烈的長期爭論。早在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反對軍備競賽和反對大國奉行用戰爭來對我們進行威脅的政策之爭，就已經日益成為我們最重要的實際任務了。後來，出現了可怕的世界大戰的災難，接着又出現了和平，和約的明文規定是想要使業已結束了的戰爭的災禍再無窮延長下去並且使之更趨無限嚴重，同時還要造成一種使戰爭災禍不斷反復重演的新根源。

但是，與此同時，勞動群眾中間正在增長着這種迫切的需要，即反對這種災禍，尽可能防止這種災禍。隨着這種需要的情緒日益增長，要在我們行列中討論戰爭和國防問題的情緒也高漲起來。可是我們認識的明確性和我們行動的統一性却因而受到了極度嚴重的威脅，而我們在這方面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更必不可缺地需要這種明確性和統一性。因此，必須反對那種道德說教式的評論，這種評論將扼殺一切爭論。必須反對給人加上變節者和叛徒罪名的做法！

有些人認為，在戰爭和國防問題上沒有什麼可討論的。問題十分簡單：打倒戰爭，反對一切為戰爭服務的軍備，反對任何參加軍事行動的做法！有誰不在一切情況下都嚴格按照這種口號行動，那他似乎就是最卑鄙地觸犯了社會主義的原則。

然而，誰若是注意最近幾世紀的戰爭史以及社會主義政党史，他就很容易發現，問題並不像“打倒戰爭”這句口號所令人設想的

那样简单。这本书里不可能说明这个道理。我将尝试在那本已由我开始撰写的书里来阐明它。

但是，观察一下我们时代的现象，就足以使人们认识到，战争和国防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不能用道义上的口诛笔伐，而只能用实事求是的探讨来解决。

二 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

有一点是肯定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种根本没有战争、没有战争威胁、没有军备的社会形式。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承认这个理想的目标，并不是凭借对一个完美社会所作的乌托邦式的描绘，而是凭借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所作的考察。

对于剥削者来说，世人活着就是为了替剥削者的目的服务。剥削者把世人看成是服务于其目的的一种单纯的手段，并且也把他們当作单纯手段来对待。剥削者毫不尊重世人的自由、幸福或生命。正如强迫人们在矿场里或在令人得病的泥沼里为剥削者而受尽折磨那样，剥削者也同样毫不姑息地强迫人们到战场上去为他們而流血牺牲。反之，无产阶级则是最下层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结束一切剥削，就不能解放自己。

由此就产生了政治和社会平等的要求，由此就产生了对人类的自由、幸福和生命的最高度的尊重。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符合这种要求的政体。在一个由无产阶级组成的社会里，任何剥削均被取消。如果无产阶级在各国都居统治地位，那末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动力以及征服战和奴役战的动力从而都消除了。这一点以及对人类生命的高度尊重，自然而然地一定会造成一种永恒和平和国与国之间经常保持友好关系的状态。

由此可見，社会主义的最終目标就是最完美的和平主义。每一个充滿社会主义精神的工人政党，都必须經常看到这个目标并且为这个目标服务。

三 民主和內战

毫无疑問，我們的最終目标必須決定我們的一切运动，任何运动都决不能使我們远离最終目标而不去接近这个目标。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們今天就要抱这样一种态度来采取行动；即似乎最終目标已經达到了。

这个目标就是一种完全和平的民主制度。在已經爭取到民主的国家里，我們譴責一切暴力行动。但是，在一个充滿暴力行动的世界里，我們應該抱什么态度来行事呢？这里就开始产生了关于我們行动的困难和意見分歧；单单指出我們的最終目标，是不足以克服这些困难和分歧的。这里所需要的是：对于我們正在其中从事活动的世界，也要有确切的認識。

我們是否應該把原則上譴責一切暴力行动的态度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使我們放棄用暴力来反对暴力的做法呢？这种看法并不是罕見的，但是如果更仔細考察一下，那末我們总会发现这种看法是一种由于国家权力无比强大而灰心絕望的表现；在这种国家权力面前，任何要訴諸暴力的做法都显得是神經錯乱。从前，由于羅馬皇帝力量强大，早期基督教时代的情况就是那样的。后来的观念还同早期基督教有联系；它們虽然譴責現存的暴君統治，但是认为用暴力来推翻这种統治是办不到的。譬如說，托尔斯泰的政治观念就是这样的，它反映了貧苦无依的俄国农民对于反沙皇統治的斗争的看法。

一个意識到自己有力量在国家里和社会上实现自己主張的阶

級，必須拒絕這種對“惡勢力”的抗議不見諸行動的學說，拒絕這種禁止對暴力進行暴力反抗的學說。這種學說也從來不是社會民主黨的學說。

社會民主黨一向維護人民的這一權利：即用同樣的物質暴力手段來回敬那種使用物質暴力手段反對民主興起的暴力政權。社會民主黨譴責這種做法：即不是為了在那些用暴力方式拒絕給我們以民主或者剝奪我們民主的那些國家里爭取或保持民主、而是為了在民主國家里達到政治或社會目的而使用這種物質暴力手段。

確實，甚至在最凶惡的軍事專制統治下發動有準備的暴動，也是我們所一向反對的。這並不是因為原則上拒絕一切使用暴力的做法，而是因為這種有準備的暴動不能達到其目的。要用民主來推翻軍事專制統治，就需要十分巨大的力量。只有全體人民的一場未被預見的突然爆發起來的強烈怒潮，才能具有這種力量。密謀行動永遠只能局限在很小的圈子裡，大多會被泄露，或者由於害怕被泄露而被迫過早地發動。密謀行動永遠不可能一直等到群眾中間產生適當的情緒時才舉事。

因此，那種不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政變、而是為爭取群眾的利益而謀求推翻其政權的有準備的暴動，迄今一直是失敗的，它除了使群眾所身受的壓力更加加重之外，從來也得不到其他什麼成就。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在他們之後的各國社會民主黨人都反對一切暴動。但是他們確實也曾預料會有那種作為人民起義的後果而發生的暴力革命或暴力變革，這種人民起義是以統治階級及其政府的不斷的压力為遠因、而以或遲或早總會在每一國發生的某種巨大災難為近因而發生的。我們把全力參加這種起義並且在起義中發揮指導作用，看成是我們在人民還沒有獲得民主

的一切国家里的义务。

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历来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不仅从社会革命的意义来讲——社会革命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别的，而只能是朝着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且也从政治革命、从一个不民主的政府制度突然由于内战——如果别无他法的话——而被推翻的意义来讲。

但是，只有一位职业革命家，也就是一位完全着了革命狂——这种狂病可能同议会狂不相上下——的政治人物才可能认为：因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军事君主制度下曾是政治革命家，所以我们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依然是政治革命家，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也如此。在我们起来革命并且争得民主共和国以后，我们现在就必须在民主共和国里力求通过又一次革命来推翻这个共和国——因为既然我们已经是革命家了。

毫无疑问，我们时代的民主共和国决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但是民主共和国比任何其他的国家形式更能允许人民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结成独立自主的组织，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了解现代知识中对于他们说来最重要的成果，得以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自由研究现代社会，从而使无产阶级有能力来发挥其历史作用。

甚至在一种距离民主共和国还相当遥远的国家制度下，譬如说在军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恩格斯还认为已经具有足够的民主权利，足以替无产阶级的兴起创造条件。他并不把推翻现存的国家制度，而把维护这些条件看成是我们实际政策的当前任务。当然，在他看来，推翻这种国家制度，是不可避免和绝对必要的。但是这种推翻不会从我们的攻势中产生，而会从我们的守势中产生。在他的那一篇常常被援引的为马克思论法兰西阶级斗争而写的导言中（一八九五年），他特别强烈地强调这一点。他在导言中指出，甚至在德意志军国主义君主国里——更不用说在民主共和国里了——

无产階級政党在充分法治的情况下最能发展。反之，剝削階級将因此而越来越苦恼。終于破坏法治和挑起內战的，恰恰会是剝削階級。

恩格斯写出这些話以来，已經有一个世代了。从那时以来，这些話并没有过时，反而在最近这几年来越发变得十分活生生的了。无产階級在民主国家里力量愈强大，統治階級就愈是热中于力图雇用暴行分子来推翻民主。在意大利，他們做到了这一点。在許多其他国家里，資本主义阴谋家們为了上述目的而支持武装暴徒的兴起。

各国未必都会出現像意大利那样的情况。但是無論在何处，都存在着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如果无产階級不懂得在以民主为基础来发展其政治力量的同时还使其他性质的——尤其是組織性的——实力手段发展到如此强大的程度，以致敌人因为看到这种团結和决心而丧失了对民主发动进攻的勇气，那末，上述趋势就会成为现实。

我們把任何在民主国家里挑起內战的人都看成是罪犯。但是如果我們的敌人在民主国家里犯了这种罪行，那末我們不能由于单纯爱好和平和反对流血而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对抗他們，我們必須对进攻者坚决进行斗争，只要有获得成功的任何可能和希望的話。这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武装斗争。群众性罢工已經证明是对付卡普叛乱^①的极其有效的手段。在一定情况下我們要采用什么手段，这要視当时的斗争条件而定。但是，不能让我们的敌人对这一点有任何含糊：即他們想要推翻民主宪法的任何企图都意味着內战。即使我們并不想有这种內战，但是劳动群众也会自己奋起保卫民主共和国。

① 指德国一九二〇年发生的一次以东普魯士的地方长官极端反动分子卡普为首的企图重建君主政体、恢复地主和資产階級公开专政的叛乱。——譯者注

由于有这种認識，所以德国目前只有一帮流氓兵痞——他們的追隨者是缺乏經驗的愚蠢的年輕人和狂热分子——才常常想要用暴力来推翻宪法。但是，这帮人不会絕迹，因为有資力雄厚的地主和大資本家在支持他們和挽救他們，指望有朝一日还有机会能利用这批援兵来扼杀这个被他們憎恨的民主共和国。因此，无产階級决不能放松随时随地的防卫准备。

四 殖民政策

前一章的論述看来似乎同我們的主題沒有关系。实际上，那一章的論述同主題有极密切的关系。它已經論证了我們在战争和軍备問題上应采取的态度的理由。无论就內战或者对外战争而言，我們原則上反对在民主国家里采取任何暴力行动的方針，还不足以就决定我們当时的态度。这种态度永远都还要受关于目的性的考虑的影响，这当然是这样一种目的性：它并不是服务于眼前目的甚至个人目的，而是服务于我們的解放劳动人类的偉大最終目标的。

我們已經看出，从无产階級观点来看，我們的权利和义务在于：为了爭取和保卫民主起見，对于那些用暴力来压制或压迫我們的分子，也能使用暴力，如果这能有获得成功的希望的話。

如果这种权利和义务只适用于对付本国的暴力分子，而不适用于对付那些力图用暴力手段来剝夺或蹂躪人民——包括我們在內的人民——的自决权或者把对民族加以分割或奴役的外国統治者，那就很奇怪了。

我們对于起来反对外国监护和奴役的欧洲以外的任何一国人民也一致寄以同情，不管他們是中国人、印度人或埃及人等。我們对殖民政策的原則立場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們作为国际民主主

义者，必須要求使任何民族享有最充分的自决权，不管这个民族居住在哪一洲。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者只要求使本国人民享有自决权。对他们来说，对其他民族的奴役和虐待并不引起任何良心上的谴责。

然而，无产阶级的解放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别国家的范围之内，即使这种解放是从个别的特别先进的国家开始的。鉴于目前世界经济的现状，这种解放只有在蔓延到各国的情况下才得以完成和巩固。而且这种解放只有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才能实现。这种解放要求落后国家的无产者迅速掌握那些在经济上先进的国家的无产者比他们先取得的成就。只有不作为民族民主主义而作为国际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才能胜利，才能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一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求自己要求什么，他们也必须为别人同样要求什么。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殖民征服和压迫的政策。决不能由于别国政府也犯有这种罪过，这种政策就能变得可以为社会民主党人所赞同。不能以此作为应该犯罪的理由。

无论在何处，我们的目标必须是确立殖民地人民的充分自决权。人们只能在下列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即什么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妥善的方法。许多殖民地已经同宗主国建立如此紧密的经济关系，以致一旦突然切断这种关系，就不可能不造成重大损失；不仅宗主国要受这种损失，殖民地土著居民也要受这种损失，而在宗主国内，不仅剥削者要受损失，许多工人也要受损失。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即欧洲以外的许多国家在被白人征服之前就已经被暴君或掠夺成性的贵族所统治和剥削。纵然这种压迫通常没有欧洲人的压迫那么厉害，因为土著的统治者和剥削者留在国内，他们没有带着掠夺到的财物离开本国，而且他们也更了解本国的情况。最后还有一点，即他们的国家机器还比较不完善，因

此这种国家机器所施加的压力比欧洲人所施加的压力要小一些。虽然如此，如果我們要解放殖民地，那末这种解放應該以下列方式来实现，即这些殖民地不致又淪入东方专制統治的阶段。

由于以上这一切，对于过渡到殖民地人民充分自决权的方法必須加以縝密的研究，并且适应各种具体情况的特点。但是一旦我們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我們就必須要求立即毅然决然地实行这种方法。現在也还没有一个殖民地是不可能毫不拖延地就实行一系列解放措施的。而且，并不是所有受到某一个白人国家威胁或压迫的非欧洲国家的人民都願意一直等待，直到有关宗主国里那些贊成解放土著居民的力量充分地强大。無論在何地，工业資本主义，尤其是它的铁道事业，都在喚醒着劳动群众。最近几年的大規模战争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一九〇五年亚洲的日本人战胜欧洲的俄国人的那次胜利，极其强烈地震动了整个亚洲。世界大战也同样产生了这种影响；在大战中，欧洲军队中的亚洲人和非洲人对欧洲人作战，有时还打胜仗。由于上述种种因素，近东和远东就愈来愈坚决地奋起反对一切欧洲的桎梏。虽然我們如此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我們不能譴責这种运动。我們不必对每一次这种运动都盲目地感到兴奋鼓舞，因为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成为真正的人民运动。但是，社会主义者更不能单单因为这种运动反对欧洲文明或甚至反对本国而盲目地加以譴責。我們通常会对这种运动表示同情；如果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而就能支持这种运动的話，我們就尽量通过这种方式給以支持。

五 侵略战争和防御战争

無論在何处，無論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共产党人自己不执政，他們总是要求打内战的。他們还要求由一切殖民地人民对宗主